



山东省第十四届“小飞天”少儿舞蹈比赛剧照。作者供图

少儿舞蹈《我有一头小毛驴》：原创+非遗

◇赵晨多

残鸠与生命

——读阿占小说《残鸠》偶感

◇王良瑛



插图 阿占

我向来粗糙,简单地把世间动物分为两大类:凶劣与温善。前者如狼虫虎豹、老鼠蝙蝠;后者如羊鹿骆驼,以及鸟类。鸟类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譬如食肉的鹰族就具有凶残的性情和作恶的能力,但多数温顺亲切,讨人喜欢。至于鸟中的斑鸠,那简直就是善中之善,令人爱怜了。

这只斑鸠,偏偏又失去了右腿,那就爱怜之中又多几分疼惜了。

但,失去右腿的斑鸠并不因此沉沦,更拒绝死亡,它顽强地与命运抗争。觅食必不可少,甚至本性的欲望都不放弃,于发情的春天,不停地“咕咕咕,咕咕咕……”意味深长地鸣叫,果然就勾引来了一只雌鸠。可叹因为缺少右腿支撑,好不容易上到雌鸠背上,事不能成又滚将下来。被迫从此断了欲念,仅剩吃吃喝保命一宗。转念一想,如果失去右腿的不是雄而是雌,显然这点饮食之外的欲望,大概不至于成为荒谬,可是偏偏是雄。这并非斑鸠的过错,而是阿占无情,用心太过残酷。

阿占是为了切合她小说中的那个人,那个男人。

那个雄性的人同那只雄性的斑鸠一样,由好到残,慢慢地残,直至最后差不多只剩下求生本能的“纯粹”。

这便说到了人。

人是什么?科学家定义:高级动物。

既是“高级”,自然又与“低级”不同。又是科学家说,“不同”的本质在于人有思维,有意识,因此也即有思想;动物没有,动物没有思维没有意识,有的只是本能。若真如此,恰恰戳到作为人的可恶之处了。

人之初,是性本善,还是性本恶?自古至今,人们各持己见,争论不休。“人之初”是个无齿婴儿,尚无记忆,便无佐证,可以任你主观说东说西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,“人之初”总是单纯,单纯到几乎只靠本能左右行为,想吃就吃,想拉尿就拉尿,恼了就哭,喜了就笑,无论时间不管场合。到科学家们所说的开始思维,并且思维日渐清晰,有了意识,并且意识日渐强烈,才复杂起来了。复杂的重要标志便是对私欲——地位、名誉、财富、尊严等等的攫取。攫取非同小可,既广又深,因此手段也高明,明里暗里,你死我活。手段高明但不高尚,而且越高明越不高尚。内里肮脏,表面却道貌岸然,正人君子。这就需要掩饰,需要装扮,于是穿戴上盔甲,戴上面具;一层又一层,一个又一个,不断地穿,不断地戴。直到退出舞台,才长叹一声:人生至此矣,我从此“采菊东篱下”,“糊涂”起来吧。

是也?非也!

郑板桥“难得糊涂”大致是牢骚之言,世事不如意,仕途灰了心,无可奈何,“糊涂”了吧。陶潜的“采菊东篱下”,大致是自欺之语,自诩“心远地自偏”,其实心未远,否则不会去幻想桃花源。究其底,盔甲也还穿在身上,面具也还戴在脸上,未曾脱未曾摘。

但是,总得脱,总得摘。何时?灯油将尽,欲望皆灰,只有“命”的本能,“我”之本真的时候。而且,多是非自觉的,非主观意识所为。

小说《残鸠》,正是用“他”退休以后的岁月,表达了这样一段人生轨迹,心态变化。

曾经在外贸行业干了多年一把手的他,退休后住进了三年前就盖好了的山里的房子,以种植房前半亩小院为乐,为荣。“带上一只狗两只猫,吃自己种的菜,用老泉水泡茶”,展示一种退隐之态。但是,心“退”了吗?没有,还是用另一种方式端着装着,盔甲未脱一件,面具未摘一个的,而且也同“春雨初晴的早晨”那只残鸠一般,想起那位高品位女子于冉冉来。但因为体力不佳,种菜失去兴趣,半亩小院种上了木本,才开始叹气,老了。但盔甲和面具仍然未动,欲望也并未全部消退。真正摘脱盔甲和面罩,是经历了几次病,经历了一场大手术,差不多死过一次,意识到生命之尽头的时候。这时候,除了本能地维持,实则是消耗生命,其他念想已微乎其微,这才盔甲一层层脱掉,面具一个个摘下。不过,脱和摘的不是他自己,而是生命之神。

他所能做的,只有在桃树下喝茶,枯坐,打瞌睡,看院子里那只残鸠苟延残喘。

残鸠。

忽然就想起我十几年前写的一首诗——是分行的白话,不是诗,只是现今把分行的白话叫作诗,我也跟着叫作诗了——题目叫《游泳》:“不大不小的时候/知道了害羞/穿着短裤跳下水/游到对岸站起来/却是赤条条一丝不挂//七老八十的年纪/无所谓羞与不羞/脱得赤条条跳下水/游到对岸站起来/竟是衣冠楚楚。”

我猜想,若“他”看了,会苦笑着摇头,加上两句:“不在乎裸体还是穿衣/只知道活着是今天的唯一。”

阿占,一个小年轻,怎么对人生,对夕阳,洞察得如此透,如此狠呢?

作者简介:王良瑛,作家。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等文学期刊,有长篇小说和多部作品集出版。多件作品获奖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
zaobaofukan@126.com
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島」
扫码关注

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原创非遗舞蹈作品《我有一头小毛驴》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了当代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追寻,幻梦般的情境,寄托了儿童对记忆中童真童趣的向往。这是一次奇幻的“梦境遨游”,通过小女孩对拥有一头小毛驴的天真渴望,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文化趣味的无限怀念。

舞蹈大胆融入吕剧经典剧目《孙斗跑驴》的表现元素,独到之处在于将当地的民间故事、风土人情、生活中的善恶美丑,用颇有张力的动作编排成舞蹈语言,通过骑驴人与赶驴人的跳跃、追逐、嬉闹来抒发表达感情。动作活泼奔放、诙谐风趣,在抑扬顿挫的音乐声中,产生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这是对我省民间戏曲、节庆、社火文化的现代化挖掘,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齐鲁文化,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。取地方文化之精华,展时代之风韵,是当今儿童舞蹈艺术作品的创作追求。齐鲁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拓展舞蹈作品的广度,其历史性亦可深化舞蹈作品的内涵,使儿童舞蹈更加鲜明生动、形式多样、别具特色。

把生活习俗形态通过较为理性的思维逻辑呈出来,把非遗舞蹈的“味”与“道”学回来,再转化成少儿理解的记忆融入自己的身心,传承非遗舞蹈的生命力,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和难度所在。老师们在创作过程中,采撷《孙斗跑驴》的特色动作,大胆创新,在模拟驴的跑、颠、跳、踢、惊、蹶的基础上,把民间小调融入骑驴、赶驴人的动作、表情中,形成了符合少儿舞蹈“跑驴”的基本动律,将创作出发点凝聚在文化内涵上,达到了非遗舞蹈传承的目的。

儿童舞蹈素材是通过对生活生产中舞蹈材料的提纯、美化、夸张,以进入艺术视听觉的模式,体现编导与小舞者的情感表达。二者各成系统又交集促进,以传统文化与儿童舞蹈素材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为出发点,最大限度地“亲近”社会生活。儿童舞蹈作品的艺术演绎,动态地传承齐鲁文化,生动提炼反映地方特色文化的内核、功能及其意义。二者均以声、形、物等形式来呈现其美学特征,目的在于传承美、传播美、创造美。通过相互配合,将双方的功能显示出来。齐鲁特色的儿童舞蹈创编与教学,是建立在齐鲁文化素材的积累与选择之上,通过提炼和编排,将其转化为舞蹈创编教学思路。

跑驴艺术源于农民的自娱自乐,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。《我有一头小毛驴》舞蹈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,对传承民间舞蹈文化艺术,理解和传承齐鲁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。“小毛驴”不仅贴近儿童的生活,而且散发着充满真、善、美的童心体验和审美追求,给儿童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和亲近感,体现出童趣性、童知性、童幻性和童乐性的完美统一。

“小毛驴”的童趣性表现在孩子赶毛驴调皮、抓毛驴尾巴颤颤、柳条当鞭子耍宝,诙谐的动作,以有效的合力增加了舞蹈语汇的趣味性;其知识性表现在以“爱”的方式、“模仿”的方式,以及赶驴过程舞蹈动作所包含的地域性文化、民间习俗等因素,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艺术素养、知识结构;其童幻性也是舞蹈的特色之一,通过激发儿童的自我世界的璀璨绚丽,影响儿童行为在思维领域中的艺术化反映,因为幻想往往是儿童心灵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,达到了真实而强烈的情感体现和对于想象情景直接表露的特点,搭建了儿童与传统文化交流的桥梁,又产生夸张、变形、谐趣、幽默等艺术效果;该舞蹈也表达了同乐性,让儿童在舞蹈过程中的非自觉性与游戏性达到了有机统一。舞蹈让孩子们感到有兴趣、有意思,能够全身心地投入,舞蹈情节的通俗性、直观性和技巧性、轻松自如的灵活性,再加上舞蹈编排的自娱性,营造出童趣盎然的美好意境。

历史的沉淀,少年人的视野,这是一次传承和现实的对话。非遗舞蹈文化很容易被各种快节奏“流量”文化所淹没,对中华民族文化而言是一种遗憾。现代社会发展迅速,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,如何做好文化继承,尤其是对下一代传统文化的教育,是摆在教育界和艺术界面前的新课题。

优秀的艺术美育作品,不仅仅培养学生的艺术技能,更是要在艺术学习中让学生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教育意义,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。《我有一头小毛驴》面世三个月就得到广泛关注,代表山东推送到全国少儿舞蹈最高平台“小荷风采”,荣获山东省“小飞天”少儿舞蹈比赛二等奖、青岛市第三十三届中小学生艺术节舞蹈专场一等奖、城阳区“区长杯”舞蹈专场一等奖。这部少儿舞蹈原创作品,承载了太多教育意义,只有扎根教育,厚植文化,持续推广非遗文化的传承,增强文化自信,才能让“非遗文化”能够薪火相传,弘扬光大。

作者简介:赵晨多,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、考官,山东省第五批“齐鲁文化之星”,山东省高层次人才“惠才卡”持有者。